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第 60 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60 冊



第六十冊目錄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三至卷四		一
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豫如府君年譜		二〇三
葉天寥自撰年譜		三八一
侯忠節公年譜		五九五
補輯李忠毅公年譜		七二七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三

受業門人施化遠

周景濂

袁應參

姚賡唐

黃基昌

李毓楠

石岳

陳裕

孟瑒

郭希銓編次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四十六歲在南京

二月閱浦子口庾工

雨中閱應天橫海龍虎三倉閱浦子口庾工記

余嘗登高凝眺或往來石城煙湖之間則見與燕子磯對峙而山堞江濤相齧者浦子口城也其東一峯孤立砥柱相輪尖出者平山也西北諸峯千青萬紫而最西絕高矗矗棟天對博望者天門山也望之如隔弱水壬申之春余既建江南諸庾告成

事矣當次第渡江閩工顧以鞅掌弗遑二月六日亭午始解維出鰲鯨洲會日驟風聲發發煙雨霏微七日凌晨于風雨中命數人牽纜逆風東注舟前且却紆迴數四及見柳岸桃花扶疎弄色意謂至矣開牕一望猶南岸也久之始達北岸山城踞天之半鼓吹旌旄若從雲中出矣袁中郎詩雲老蛟遷窟牕晴雨洗峯蓋奇觀也冒雨入署分司張君及文武各官以次入見乃請閱三庾三庾者曰應天曰橫海曰龍虎浦子口之爲守禦者一爲衛者五而系以名庾者三應橫兩庾東西對峙扁之曰一清如水又曰眼前赤子前總以坊曰軍國重寄又前爲樓曰東南命脉又前爲門曰京儲而應之爲廩十橫之爲廩八廳坊祠宇各有攸居兩庾皆在山岫高聳而深幽四圍皆山山皆有樹東一峯尤高而有亭曰兒京又南一亭曰吸江分司署在其下

又西行幾二三里折而北復折而西得一
廩是爲龍虎其廩十一其廳一曰畏此民
崑門外有坊曰天都騰飽三面阻山一面
爲戶若開嶂然者縱觀三廩皆用青碧望
輪奐聿新蓋先是余按冊嚴核不憚再三
檄副郎孔君兩至其地而前分司沈君亦
多所設處節約二君之力皆不可沒也余
取米豆籍開局勘驗復進今分司與守禦
各弁各勗以至上焦勞之不可負功今之
不假易重地之不可不思患預防而又嚴
勗各官攢廝斗以往弊毋襲明法毋徇余
然後雨中驅車西矣是日宿東葛村民家
入日渡滁九日走清流關自渡江後日日
雨平地起波大風如轟雷崩壁屋瓦皆飛
余盡取篋中衣衣數重猶寒刺骨一夜飛
雪關山盡白從人至墜馬大呼幾斃道側
嗟乎景風和日忽變而陰凝如斯此豈天
之阻余行也哉數日稍溫漸霽風亦漸柔

余乃按部鳳陽往還竣事余初欲由滁之
和閱潘陽一庾蓋此庾亦隸浦子口分司
而業命孔副郎與分司會核余以太倉時
祭期迫遂不果西十有四日騎馬山行息
轡江浦道中見東北一山高入雲漢青翠
萬疊問土人曰定山也上有六峯一寒山
二獅子三石人四雙鷄五芙蓉六高妙是
莊文節先生所結廬居者其詩有醉眠老
石三千丈知在青天第幾層之句稍南一
山峭麗聳怪爲福龍山及西華七乳石洞
駝領象山皆勝地也黃悅領在江浦北類
若清流關而小亦阻隘可守三汊河乃滁
泉與黃山水合流可通舟楫東經六合瓜
埠入江曾議濬通浦子口未果余與江浦
令云是可夬以灌田其利益無窮憶前發
浦口日余本欲觀珍珠虎跑白鼉卓錫諸
泉以分司設酒故却不果觀按泉在定山
下最稱幽勝彭叅政夢祖謂客至泉如喜

益上沸渟泓光映飲之如雪水中石碧色
羣草雜之金鱗潛泳月光四射遊者爽然
不能去流連朝夕時余坐小亭月圓如日
其光射人如水余不能無低徊于此泉也
東望平山西望天門最愛咏太白天門中
斷楚江開及李本寧虛閣凌空控上游語
便冷然有颺車羽輪渡弱水之想不覺步
月小倦頽然欲臥小奚已熟睡呼之不醒
手自下簾時銅龍已三鼓幾闌矣浦子口
雨中閱倉重地連京口孤懸鐵壘城雙樓
江腹起三層嶺頭生騰飽龍韜秘爬梳鼠
窟清山行應不惡冒雨省春耕滁道風雨
朝走鰻鰲渡暮走菱溪路朝暮陰晴風雨
間轉瞬變幻何多故出門紅日升晴空倏
報煙雨紛如注大山小山濕雲黑平地水
或高于樹稻塍泥淖石磴沒屢迷斷橋不
知處更苦颺風拔地起斷樹飛石途人仆
一夜深山盡飛雪蛟龍爭窟吼猶怒擁火

披裘裂骨寒、單衣驛子得無怖、飛鳶墮地、
鳥失巢、村村煙熄、午閉戶、春和晴媚、桃李
花短牆、低亞如泣、訴唯有定山、老松栢、只
憑貞骨、傲不懼、明朝依然紅日、晴五色雲、
霞相夾、護不知、猛風暴雨、忽如此、誰竟衝
寒、定腳站得住

中都閱工

前庚午九月、以紙牘積餘、估修諸

河、閱飛熊、英武、至中都、閱鳳陽三倉、中都
去南京三百餘里、十日乃還、是時有大柳、
巡檢卒于官、妻子流離、先生子金使還家、
〔中都閱工記〕鳳陽在鳳凰山之陽、古爲塗
山氏國、春秋爲鍾離、漢唐以來、建置不一、
我太祖高皇帝龍潛、皇覺鼎定、金陵旣
欲改都于此、故名其府曰中立、而至今稱
中都、都有皇城、在萬歲山之陽、左日精、右
月華、三峯聳霄、萬山拱衛、而皇陵發祥于
荆塗、淮濠之間、龍脉綿亘、自南而北、誠東

南之最勝而萬世根本之地也自金陵至
中都三百餘里營衛相錯倉囷連屬若星
碁之羅列然者瀕江者皆浦口分司爲政
不然則該郡邑自出納耳過關山北凡衛
之有倉者皆隸鳳陽分司大柳南有衛曰
廣武有倉亦曰廣武在衛之北偏西向中
爲廳一爲廩三門祠坊各一時分司孫君
業肅道左余下車視之已落成矣是夜經
盤山宿池河守禦率各弁戎服負弩分司
曰飛熊衛倉在余以夜不果閱明日凌晨
就道未至紅心有倉名英武在山之阜距
衛里許左帶烏雲右映喜陽傳爲東平侯
故宅有廩四見存者二前爲坊者一工未
竣事是日宿濠梁卽莊子觀濠上魚處也
或云莊子何以知魚樂必莊曾夢化爲魚
余曰非也以理揆之則知之矣使魚有知
當亦知莊之樂如今城火殃池魴魚鱗尾
魚應憂不應樂使莊子復觀之安知不謂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憂耶濠有臨淮
四倉廳事一祠一門二廩四頗楚楚有致
門外之爲坊一題之曰東南元氣又明日
夙興謁皇陵入鳳陽謁孔子廟遂閱三
倉倉俱在鳳凰山陰長春門西馬鞍山之
東一倉二倉東西向相對惟本府稍北西
向其爲廩一倉凡四二倉凡二本府倉凡
三其爲坊與廳事各一皆以藏富天府風
清弊絕澹然無欲等字額之而南北各舊
坊一改題其南曰國脉北曰民膏鳳陽簿
庀工工多未就亦不如法余欲下所司究
訊會本官以正途苦求免仍行所司戒飭
責以補過自廣武至鳳凡閱六倉閱畢卽
發廩取米躬自核其美惡奇贏稍得其狀
次第捕治蓋分司之庾政弛弛久矣民苦
難入軍苦難出官胥竇窟盡在出入間余
是以與今分司孫君盡苦清釐云薄暮過
皇覺寺寺有高皇帝御書第一山及御

製文余下車步行數武遂至三寶殿寺僧
藏有 高皇帝像及勅文欽錄余展謁盡
觀之而分司設席山椒余力辭不赴然後
進分司與郡縣大夫及留守等官與之商
出納之則清耗蠹之穴省解納之費仍揭
示與之正始而鳳之九衛所歲有屯糧數
萬以肥貪弁猾識奸旗之腹四五年間通
至十八萬餘嗟乎誰爲過而問者查係留
守催徵一月三比當事者至減其值令二
錢五分折納一石而亦無應者余乃預檄
分司並留守官嚴提弁識或監或責或押
追仍申明叅處之例分完納之限寬月比
之令嚴營卸之禁而勗留守以無負厥任
留守唯唯於是明日旋車廻至池河始閱
飛熊倉倉在衛東南向中有廳事二祠一
門一廡八坊一傍爲茆屋以居官舍軍斗
壽毫皆有倉倉凡三皆隸鳳陽分司而出
納實不與聞寄空名耳余乃檄分司躬核

以報過大柳有一巡簡官卒于任妻孥流
離不能歸余與分司施五緡始得完聚去
是役也余往還十日寒燠忽變風雨飄忽
臧騶茹素形勞神瘁雖然亦猶愚公之于
山精衛之于海焉爾曾何益于高深之數
哉噫中都稱湯沐地自江以北何非陵京
拱衛之區乃其民曾無生聚蓋藏之樂田
多荒蕪一望如蓬鴻雁集思牛羊求牧是
安可不弗思也桓桓赴赴以食此困庾者倘
卒有不虞不知亦可持以無恐否易曰君
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是安可不弗思也郵政
方嚴驛騷稍戢第或有持片紙漁獵者余
亦多爲厲禁禁之得無越俎耶○先生欲
觀醉翁亭而過滁者三一遇雨兩遇夜遂
不果夢遊醉翁亭其記畧曰意者行止之
間亦有天耶昔者孟氏嘗言行止非人之
所能爲也天也此特就用世言卽前輩多
云貧窮富貴生來註定君子羸得爲君子

小人枉了爲小人而子瞻賦云苟非吾之
所有雖一毫而莫取蓋言天也至其論江
風山月則曰是造物之無盡藏吾與子之
所共適似謂風月隨人取足天不能限之
而孰知卽山水風月之緣亦不可易得也
故曰有天者也又曰何地無山環滁獨名
何山無亭醉豐獨稱此其故安在或曰以
其爲酒人耶或曰以其爲文人耶夫天下
之酒人與文人不可傳多矣文忠之傳亦或
有神行焉者耶子瞻謂空山無言惟公靜
中知其天楊文貞公稱文忠古文與學直
言正行卓卓當時凜然忠義小人不便商
文毅公稱文忠以救時行道爲心不能使
其身安于朝廷之上名亭之意特寓情焉
耳然則或讀醉翁記山水之樂得之心寓
之酒遂謂公所樂不在酒而在山水亦豈
哉

立豐邑會置學田

門人楊維節以任來學初

往其師方書田謂先生司南庾維節心切向
宗主欲擴其學必師事之乃就任應天學
博率諸弟子員施化遠周景濂陳名夏張
一儒計嘉聞黃日乾王潢夏時泰鍾奇等
二百餘人從先生學分爲明新格致十二
社復以施化遠爲會長周景濂等爲會副
爲講文二會文會以應天治中爲總提調
以上江二縣爲提調以學博三人爲督會
每月一會優取獎賞先生自捐俸贖供用
講會月有書程初三日于程明道祠互相
讐較江北置學田十五頃以資筆研刻諸
生文一集曰鍾雨篇豐邑學約曰人生樂
事聲色玩好過眼皆空且或反結苦趣我
輩要尋真正受用安在夫爾諸士屹屹終
身非學也乎哉然而所學何物所爲學者
何事不過曰取科第做好官多得錢此從

總角舞勺時念頭便差南鍼一錯九澤都
迷爾諸士試問從前魁名大物若而人台
鼎若而人顯名厚實若而人其精神結聚
憧憧徵逐今安在哉楊子曰或問治已曰
治已以仲尼或曰若是仲尼奚寡歟曰率
馬以騏不亦可乎故曰騏驥之馬亦騏之
乘也騏驥之人亦顏之徒也然則爾諸士
奚志乎哉孝德之本也孝弟不敦雖有他
善猶玉屑盈車不可琢爲珪璋李成季謂
其猶子曰爾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
知耳澹泊寧靜四字可爲良藥龍之潛也
確乎其不可拔鄙夫鄙婦相會廝陰明日
或揚其言焉士篤潛行胡爲乎其炫而售
也昔人稱華榮之言終爲愆石有玉傷其
山而且競輦悅之麗蕩食色之性而且喙
長腰折以公庭爲市無惑乎世俗之日偷
而士自賤也夫士也埋頭書案以經史爲
味以躬行爲服以道德仁義爲倦臥渴飲

而以博反約以意逆志直與千古聖賢夢寐晤對視彼舍元龜甘朶願所得孰奢至于理鬱者苦貧辭弱者傷亂文章一道士趨日雜非駢枝朶贅則楮葉霧縠鼓怒浪于平流震驚颺于靜樹雖有材士若燕之行而南其馬馬逾疾而去燕逾遠復申之曰行衰于寡助友傷于比匪芝室鮑市浸淫俱化故交不可不慎也爾諸士誦法孔顏當潛心篤學尋爾真正受用安在必有嘿嘿可思者與今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隣夜光結綠不作鬻市之珍逸羽翔鱗豈甘園池之玩熱鬧中別具冷眼淡靜處獨有熱腸夫亦愈知學矣是故學也者以言乎其覺也極西之南有眠人眠五十日始一覺以夢爲真覺爲妄覺夢之間特爲爾諸士拈破如味飴蜜滿口皆甜味予之言尤甚于是○陳名夏問賈誼董仲舒孰爲優劣先生辯難甚詳因作賈誼董仲舒考